

刘道平诗三首

植树一绝

乍入新城打吊针，
不须挂号不需银。
报恩直待回春日，
花发捎香敬可人。

都江堰吊桥行

鱼嘴浪花翻，
宝瓶降府南。
斜风高树挡，
垂吊桥悬。
以让虽无语，
相逢便是缘。
一场摇晃梦，
胜似荡秋千。

春日自酌叹

酒未过三巡，
树芽一寸深。
春虽嫌我老，
量大却如人！

我用一首诗抵达清明

□ 黎均平(广安)

庚子年的清明，是一首最难写的诗
找得到意象却找不到意境
聚得拢诗素却聚不拢诗情
疫情的阴魂未去，祖先的阴魂被阻
想说的话，被口罩一再顶了回来
身边的日子，像被同时摁下了暂停键和慢进键
鲜花学会了孤芳自赏
一边开放，一边心有不甘地等待
太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
气温如中了毒的世界股市
风似一本读不懂的天书
而我，恰恰就在意这样的场景
不妨停下焦虑的脚步。心平气和写一首诗
用诗搭一座桥
在桥头，挂上一盏灯
让我和亲人，在诗里重逢和久别
并相互叮咛：清明不相信眼泪
春天和我们，需要进一步坚强

春色依旧

□ 李瑞超(成都)

一

被疫情困住步伐的春天
一如既往依旧很美
花开依旧，鸟鸣依旧
草长依旧，鱼跃依旧
大自然和人类的约定依旧
远处烟雨蒙蒙
树木展绿微笑
等你回来的日子都是欢喜
心底的盼与喜激动得无法平息
花儿醉了，因为春雨
蝴蝶醉了，因为花香
鲜花映衬着笑脸
笑脸伴随着鲜花
弥漫成阳光串起来的诗句
吟唱着春色铺成的千古风情

二

鸟儿徘徊，枝头歌唱
春风习习，泥土芬芳
春风抖落沾染灰尘的机器
瞬间唤醒了工地轰鸣
各种机器的鸣响
合奏出春天最美的交响曲
充实而忙碌的身影
充满着朴素的动感之美
每一顿饭现场匆匆解决的盒饭
虽不及家中温暖
但每一口都是最美的味道
粗糙冰冷的钢筋
因为春天的到来有了温度
一旦与灵巧的双手结合
立刻变成了精巧的艺术品
天然的刚硬与春日的柔美
绘制了一幅完美的复工生产图

杏子花

□ 李景(成都)

娘家有棵杏子树
洋洋洒洒一片绿
春季花开白兼紫
就像当年印花布

转眼果实红满枝
酸酸甜甜胜香醋
相依相伴二十载
离别我哭它麻木

悦读

3月15日下午，文友群里传出：木斧老师因脑梗不治不幸在家仙逝！
如一声闷雷，把我炸得泪痕斑斑。
不可能呀！老人家春节还给我打来电话，精神好得很呀。
但噩耗马上就被更多的信息证实了。
春节前两天，接到木斧老师的电话，开口就说提前给我拜年，让我惭愧不已：“啊呀！木斧老师，应该我给您拜年，怎么反让您来给我拜年呢？”可木斧老师黧黑笑着回答：“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你们前一阵才来看过我嘛！我今天是想给你说，我的新书《木斧散文选》即将出版了，过完年我们聚聚，就送给你们。”
“那太好了！祝贺您哈！等春暖花开我们就来看您哈！”
然后，我们互祝鼠年大吉！互道开春再见！
本以为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，本以为与木斧老师再见是很容易的事，万万没想到，这次通话，竟成为了我们的诀别。

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最后一次见您，是在去年12月一天下午。我与萧开秀、李临雅一道去的您家。我带去了新出版的《川鲁现代散文精选》赠送您，里面有我和临雅的文章，而萧大姐半年来一直在为您的新书出版奔忙。您高兴地拿出《木斧散文选》样书给我们看，对于封面上您的自画像，我们还心无遮拦地评论了一番。
那天您精神矍铄，谈笑风生，向我们夸耀现在居住的天府一街环境多么的优美清洁，人行道比过去住市内老街的街道还要宽，每隔一段就有街边椅，十分方便您散步时走走歇歇。您还拿出切切成小块的新鲜甘蔗请我们吃：“这是孩子买的，我有糖尿病，不敢吃了，你们吃哈，多吃点哈！”您是一位

冬季，万物沉睡，草木衰落，可是成都东郊的“东门市井”却热闹非凡。
你瞧，这里的茶舍，凉亭下坐满了人，他们在阳光的陪伴下，在微风的轻拂下，不急不躁，慵懒地围坐在竹椅上，有的吃着下午茶，有的打牌，有的聊天……虽然人很多，但这里却平添了一份难得的雅静，没有麻将的吵闹，没有高声喧哗的干扰与嘈杂。
他们在享受着恬静的午后时光。

最吸引我的，是每张桌上都有一个同样的，已经变黄了的竹编热水瓶和一杯盖碗茶，很有怀旧的感觉。据同行的四川省散文联谊会会长张人士介绍，这个竹编是手工编织的，要经过很多道工序，选、分、晒、洗等，在编织时更为讲究，接头藏而不露，宛如天成，浑然一体。竹编品耐干燥、不变形、不虫蛀，耐水可清洗。

早就听说四川的传统竹编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。竹编工艺品分为细丝红工艺品和粗丝竹编工艺品，经过选料、削刮蔑丝、蒸煮、上色、编织等十几道独特工艺制作而成的竹制品，以“新、奇、特、绝”的神韵而著称。考古资料证明，人类开始定居生活后，从事简单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，所获的米粟和猎取的食物稍有剩余，为了不时之需，便使用各种石斧、石刀等工具将砍来的植物分解成枝条编成篮、筐等器皿，把剩余食物存放起来。在这过程中，发现竹子干脆利落，开裂性强，富有弹性和韧性，而且能编易织，坚固耐用。于是，竹子便成了当时器皿编制的主要材料。在殷商时代，竹制品的编织图样丰富起来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，竹的利用率得到扩大，竹子的编织也逐步向工艺方面发展，竹编图案的装饰意味也越来越浓，编织工艺也日见精细。

进入21世纪，仍有不少竹编艺术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新的艺术作品。2008年6月7日，竹编工

“寻找最美家乡河湖”获奖征文

间歇之时，总喜欢到红花河周围走一走，河边的小道上，布满了我落下的脚印。独爱驻足的地方，是小河边的那座小青坟旁，每到此处，心中会油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怀念之情。

花开的季节，在路边顺手摘下二三朵野花，轻轻地放在坟头上，青坟的下面躺着一位老人，他就是小镇从前的水利员杜天富，青年人都叫他“胡子大叔”，他把最后的归宿选在了河边的山嘴上，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小河的眷顾之爱，用灵魂守候他最后的期盼。

记得20多年前，我毕业分配到小镇工作，刚上班既高兴又陌生，一天，胡子大叔邀我出去走一走，我边走边交谈，不一会儿到了一座小桥上，大叔说：这桥叫“红花桥”。我半开玩笑说，也许从前叫“洪化桥”，可能是有文化的人美其名曰“红花桥”吧。

站在桥头，眺望那蜿蜒的小河。在阳光的照耀和微风的吹送下，河水波光粼粼，依依含情，像一条玉带护在老街的脚下，飘然而前而又多么回顾有情。远处农家错落有致，偶尔传出幼童赶鸡唤鸭的吆喝声，灿灿的余晖，沐浴着这古老的小镇，缕缕炊烟在农家的小院上迂回缭绕，透着宜人的幽香，让人心旷神怡，眼前浮现出一幅“小桥……流水……人家”的生活画卷。

忽然小河对面传来叮咚叮咚的水声，放眼望去，见一位姑娘正在河边打水，溅起的水花好像是银白色的珍珠抛撒在水面上，又好像少女挥动的白纱掩映着姑娘的妩媚。我微笑着走过去问道：小妹，你挑水吗，要我帮忙吗？姑娘有些腼腆，半遮着含羞的笑脸低头答道：“谢谢了，哥老信。”这水好用

多么可亲的老人啊。

那时，我怎么都想不到死神会悄悄向您走来。高龄老人，谁没见过侵犯心脏、脑血管之类的病魔呢？近年来您常与它们打交道，因为您老人家是离休老干部，每一次都能在老干部特殊病房这个战场与病魔战斗，最终都是凯旋。

可是这次，当病魔再次向您发起进攻时，由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可怕疫情，为防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，医院拒绝了您住院治疗，您回家休养。那天是3月5号，就这样，新型冠状病毒霸占了您往昔的战场。事实上，从那天起，您就不战而败了！家里虽然有亲人，可是没有任何抢救手段啊！只能眼睁睁看着您一天天衰弱下去。刚刚十天，您的灵魂就怀着对亲人的依恋、对朋友的牵挂和对即将出版的《木斧散文选》的企盼，飘去了天堂。

两天后，亲人们在整理遗物时，发现书桌上放着一本一月份刚出版的《心中蓄满露水的诗人：木斧评传》，封面竟然写着“永别了”和您的签名。翻开扉页，又写着：“萧开秀永别了”

原来，这本书是您准备送给诗友萧开秀的。您儿子回忆起在您去世的前两天，让儿子把您推进了书房，应该就是那天写下的。从那断断续续的字迹中，我看到那时您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您的心该有多痛啊！您向萧开秀诗友道永别，也是向所有的亲朋好友道永别，透过泪眼，我读到那“永别”二字，分明是由您心中那许多的不舍组成！

虽然死亡诊断是死于脑梗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新型冠状病毒，是它用魔爪，强暴地摘走了您那明媚鲜活快乐的诗心！

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
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再回想，那更是多年前开始的故事了。那时，由成都一批老诗人在1987年发起的“星期二诗会”，每周星期二都要在青羊宫茶馆举行诗人茶聚。我退休后，经文友引荐，也加入了这个群体。每次茶聚不作限定，谁有时间谁去。有时三五人，有时十余人。

在那里我认识了您、王尔碑、白航、张湮、雁翼、沈重、蒋明英、张新泉等老诗人和杨光和、周渝霞、陶佳桂等与我同龄的诗人。当时每周二聚会，诗人们师们常常即兴作诗，有时随意地写在一张便笺上，但我视若珍宝，至今保存的手稿有您的《征求答案》、雁翼老师的《星期二诗会》，张湮老师的《无

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顺着桌子走过，没有一个空位能让我们一行5人坐下来享受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那一幅川人吃茶聊天的盛世光景。这样的画面，仿佛再现李劫人笔下的老成都市井生活场景。

李劫人(1891.06—1962.12)，原名李家祥，生于四川成都，祖籍湖北黄陂，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，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。代表作有《死水微澜》《暴风雨前》和《大波》。

沿着小巷悠然漫步在青石板铺设的路面，绕过民国时期建筑风格的小洋楼、青砖灰瓦的川西民居和店铺，映入眼帘的有墙上浮雕，街头巷尾摆放的各式民间工匠的雕塑，有剃头的、补锅的、打铁的、挑担的，做买卖的，还有一些诸如“吹糖人”“糖画”这样的市井文化符号……让人们在满满的眼福中穿越到天回镇当年的热闹场景，品出滋味绵长、意涵丰富的中国茶及其文化的味道来。

在《死水微澜》里，女主角邓么姑是一个一心向往都市生活的乡村姑娘，人不但长得漂亮可爱，而且天资聪明伶俐，她不顾一切想要冲出愚昧闭塞的乡村，渴望到成都省城去闯出自己的一片世界，却又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成都近郊天回镇上数一数二的大杂货铺(兴隆号)的老板蔡傻子，此人老实愚钝。

成为蔡大嫂的邓么姑，勤快能干，聪明好强，有经济头脑，又做得一手好菜，人也变得更加成熟漂亮，被街头巷尾称为“不守本分的婆娘”。就因为她，人们纷纷慕名而来，不仅火了她自个的生意，还带火了死水一潭般的天回镇，每天出入酒肆、茶舍、客栈、商号的人越来越多，让天回镇置于生意兴隆的景况中。

期 盼
□ 吴光彬(资阳)

吗？我又问道，姑娘说街上的人都在用这水，我回头望望大叔，大叔说：是的，这红花河的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人啊……等我再回首，姑娘已渐渐离去，我有些不舍，发呆的目光追随着她远去的背影。

码口那哗哗的流水声，把我从刚才多情的幻觉中拉了回来，看那小河里的水是多么清澈透明，水草在河床上左右摇摆，鱼儿在水草中窜动嬉戏。偶尔传来鸟群阵阵欢鸣，此刻“水美、人勤、景宜”的高寺印象刻入了我的脑海。这时一条鲤鱼从水草中窜了出来，我禁不住大声叫道，快看，鱼，鱼，好大的鱼。大叔问我想吃鱼吗？我信心答道：要得。大叔说，那明天来搞两网，明晚在我家吃鱼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大叔把一盆热腾腾的酸菜鱼端上了桌，那白嫩而又鲜香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让人直吞口水，我吃得津津有味。不一会儿，一大盆鱼被我们吃了个精光，酒也喝得一滴不剩。我和大叔酩酊狂叙，推心置腹，就这样我俩成了好朋友。

后来，因工作变动，到了另一个办事处上班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又要回高寺工作。大叔听说我要回来，早就在老地方翘首以待，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晚上要请我吃饭。晚餐时，我和大叔你一杯、我一杯地把酒交心。大姐在一旁插嘴说：别光吹牛，快吃些菜。趁着酒性，我说：“大姐，快把鱼端上来，最好是当年那个味道哟。”大叔听到我的话直摇头，说道：“现在的鱼吃不得了，什么脏水鱼、肥水鱼、饲料鱼，吃了不养人，反而害病，特别是老街后面那条红花河现在已脏得不像样子了，街上的人都叫它臭水沟。”听了大叔的话，我

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
□ 刘小草(成都)

往前追溯，最近一次见到您是去年5月在多子巷“聚仙茶坊”，那次聚会是去看望因病住进附近省五医院的王尔碑老师。那天，当我们陪伴着89岁的您与93岁的尔碑老师在病房大厅相见时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。你们两位老诗人，都是在1946年开始发表诗作的，你们曾用年轻的心，呼唤着新中国的光明。那一年，15岁的您认识了18岁的尔碑。七八十年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，依然携手并肩在诗歌大道前行，你们是在用生命写下无字的诗篇啊！

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
那一年，您请我们参加了您告别京剧舞台的演出会，当您满身披挂，气宇轩昂地出现在舞台上，我才知道您原来还是一位京剧发烧友。您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，我们在台下把手掌拍得发红发烫。您不但表演京剧，还酷爱用绘画表现京剧。您以自己为模特儿，画了许多戏装人物，出了画册，还制作了一张特别的名片。在这些戏曲人物花脸下面，我总能看到你那俏皮的双眼在对着我笑。

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
再回想，那更是多年前开始的故事了。那时，由成都一批老诗人在1987年发起的“星期二诗会”，每周星期二都要在青羊宫茶馆举行诗人茶聚。我退休后，经文友引荐，也加入了这个群体。每次茶聚不作限定，谁有时间谁去。有时三五人，有时十余人。

在那里我认识了您、王尔碑、白航、张湮、雁翼、沈重、蒋明英、张新泉等老诗人和杨光和、周渝霞、陶佳桂等与我同龄的诗人。当时每周二聚会，诗人们师们常常即兴作诗，有时随意地写在一张便笺上，但我视若珍宝，至今保存的手稿有您的《征求答案》、雁翼老师的《星期二诗会》，张湮老师的《无

花的花树》。我十分享受浸泡在诗人们营造的诗歌温泉里那种欲醉欲仙的感觉……

后来，老诗人们年事太高，不方便茶聚了，但您还是常约诗友们，或在您家附近那有一棵高大榕树的老茶园，或在老地方青羊宫茶馆，或在某个饭庄。您乔迁至天府一街后，又转为在铁象寺陈锦茶铺请大家喝坝坝茶。

可是，从这个没有鲜花的春天开始，我们再也喝不到您的茶，再也看不到您天真慈祥的笑容了！

让我用一首十多年前写给您的小诗，来悼念您——我可亲可敬的木斧老师吧。

戏诗
——赠木斧

你用那支滑滑的笔
揭开诗的面纱
让我们去看
心灵的风光
然后
给自己画张花脸
上台去做游戏
戏说诗的秘密

“滑滑的笔”指木斧诗集《我用那滑滑的笔》。“揭开诗的面纱”指木斧诗评集《揭开诗的面纱》。“画张花脸”指木斧酷爱京剧，是资深票友，常扮花脸登台演出。

这首小诗被木斧老师收入了他2010年出版的《百丑图》书中。

真想您啊，木斧老师！

“一面之交”。里面除了李劫人的生平简介，还有一些怀旧家具和老照片。这里再现了公馆建筑群、集市广场、铺板小馆、老式茶铺、凉亭水榭等，让人们体味到当年老成都市井生活。而李劫人家国情怀的展览，也让人体会到文化根脉上的同源。

品完这“文化大餐”后，感觉成都“东门市井”的冬月午后，茶不仅是怡人的，也是醉人的。临别时，我接过四川散文联谊学会副会长冯荣光送给我的—本书《死水微澜》，心想，我这可是把“天回镇”也带回了贵州。

不知不觉，走到了李劫人的故居“蓑寒”，我

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想到河边亲眼看看。
第二天，我来到小河边，站在当年红花桥的桥头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小河两岸修了许多高高矮矮的房子，河面被一层层、一堆堆牙粉的脏水泡覆盖着，扑面而来的是一阵阵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酸臭味。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，河里再也看不到当年活蹦乱跳的鱼儿和清逸的水草，回到政府，我问大叔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才十多年，小河就变成这样。大叔痛心地回答：“这些年搞发展，街上的人多了，兴业的也多了，各种废水都往河里流，能不脏吗？我这个搞水利工作的也背黑锅啊！这样下去我死不瞑目。”我说：“大叔别说不吉利的话，会有人管的。”大叔说：“我今天等，明天盼，就期盼这一天早点到来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大叔真的害病了，而且是癌症。我的内心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和悲痛。这么好的大叔，怎么就……不久，大叔的病情恶化，带着惆怅，带着遗憾，带着对小河未来的期盼，大叔永别了他魂牵梦绕的红花河。

转眼来到了2016年，大叔的期盼终于就要实现了。河道治理的春天来了，全国上下吹响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环境治理号角，高寺镇奏响了“宜居高寺、美丽高寺、文化旅游高寺、绿色水果之乡”建设主旋律。而河道治理——河长制工作就是落实环保治理工作的开路先锋。

接下来，一条条河流，一道道河堰码口，一层层养殖梯田，一个个临时垃圾回收点，一条条街道，就成了我们河长制工作的主战场。领导挂帅，千群齐上阵，打捞河道飘浮物，清理河道两岸垃圾回收点，开展河道清淤工作，铺设雨污分离管网，建设污

水处理厂，设立污水监测站，收回肥水养鱼承包权，清查整改农村的脏乱差现象……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，人不分老幼，地不分南北，全镇人民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河长制工作的大行动、大比拼、大决战中。

一分辛劳一份收获，经过三年的整治，高寺镇河道终于焕然一新。

迎着明媚的阳光，今天我又来到了“红花桥”上，河边的人又多了起来，有钓鱼的，有扶老携幼散步的，有俊男靓女说爱的，人群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。河面上一群白鸭正在你追我赶，惊得鱼儿四处乱跳。我边走边欣赏，这时一团翠绿吸引了我，那含苞欲放的花朵分外妖娆，那欲醉的花瓣，引得无数鱼儿冲碌莲轴不停搔痒，真是花欲静而鱼不止。远处一群小鸟正在半空展翅歌舞，呼唤挚友，空气中弥漫着喜悦的气氛。我在寻觅着当年那位挑水姑娘，不知今天来了没有？再次望着这条小河，河里的青草绿了，河中的鱼儿逗了，岸边小鸟多了，岸上的人儿乐了。此时此刻，虽说没有王勃笔下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之壮景，但也蕴含几分“草惊鸟鸟还，霞飞桥自圆，融乐在其间，山水黛笑颜”的田园雅致。

往前走，又来到大叔的青坟旁，我的脚步停住了，无尽的思绪不知如何表达，这情景不知能否告慰大叔的灵魂，不知能否满足我这位老朋友的期盼。

为山九仞，不能功亏一篑，河长制工作永远在路上。我们在努力，期盼明天更美好。

(本文由资阳市河长办选送，获征文一等奖)